

醒獅叢書第一種

國家主義講演集 第一集

上海醒獅週報社出版

國家主義講演集目錄

國家主義與中國青年·····	曾琦
我們怎樣預備作戰·····	李璜
國家主義與中國師範教育之改造·····	陳啓天
我所理想的中學生·····	李璜
國恥的教育·····	余家菊
國家主義的教育之意義·····	余家菊
軍事教育的精神·····	李璜
國家主義釋疑·····	余家菊

國家主義講演集

國家主義與中國青年

在國立暨南大學講——曾琦講演——曾解筆記

主義與人生之關係——救國應持何種主義——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之別區——中國行國家主義能否變成軍國主義——國家主義有無孤立之虞——國家主義有無保守之弊——土耳其青年黨成功之先例

予對海外華僑，向來極表同情。今日得與諸君相聚一堂，不勝愉快之至。蓋諸君與諸君之父兄皆曾在南洋飽受列強侵略之痛苦，容易了解予之「救國宗旨」也。予於最近十年中兩度去國，第一次由日本歸國，係民國七年，當時因反對「中日軍事協約」，曾奔走南北，考察國內狀況，覺舉國充滿「腐敗」「銷沈」「黑暗」之空氣。後在上海辦「救國日報」年餘，自慚學識不足以救國，乃復赴歐留學五年，去秋由法回國，以為個人之學業雖無大進步，國事必較前改良。不意「腐敗」如故！「銷沈」如故！「黑暗」如故！予實不勝悲憤，因與同志創辦「醒獅週報」，欲以「國家主義」拯救垂危之祖國。今日所講之題目，即為「國家主義與中國青年」，因諸君皆屬青年，實負振興中國之重任也。

夫我國社會目前所以充滿「腐敗」「銷沈」「黑暗」之空氣者，其故果安在乎？人皆知此等惡濁空氣為「

軍閥「官僚」「政客」所造成，軍閥僚官之作惡，由於毫無知識與道德，政客則多曾受新教育，較有新智識者，何以亦復助桀爲虐，朝秦暮楚，忽南忽北，時而掛民黨招牌，時而充軍閥走狗，奇形怪狀，莫可究詰！一言以蔽之曰，「無主義信仰之故也」！夫主義與行爲，有莫大之關係，人生世上，有如航海，主義乃導達目的地之指南針，也不有指南針，則茫茫大海，莫辨東西，欲登彼岸，戛戛其難！此就積極方面言之也。更就消極方面而論，則主義有如航海之「救生袋」，當輪船被難，勢將沈沒，其賴以救全船生靈者，僅賴有救生袋。不然，則惟有瞑目待斃，淪爲魚腹中之食品耳！主義之於人生，其功用有如此，故人不可無主義，以爲行爲之準繩也。中國國勢之不振，至今日而極矣！其墮落之程度，亦至今日而達極點矣！然何以不能挽救耶？皆以國人缺乏爲主義而犧牲之精神也！凡人既服膺一種主義，必能爲之而犧牲，雖赴湯蹈火，効命疆場，義不反顧。古來忠臣志士見諸史乘者，如諸葛亮之「鞠躬盡瘁」，岳武穆之「精忠報國」，文天祥之「從容就義」，皆具爲主義而犧牲之精神者也。以「忠」爲主義者，既如是，以「孝」爲主義者亦然。諸君不常聞父老豔稱割股療親之孝子乎？彼以愛親之故，不惜自毀其軀體，此非「犧牲精神」而何？故謂中國人不能爲主義而犧牲者，妄也。歷史上已往之人物，充滿犧牲之精神，在在皆可資以爲模範。特自民國成立以後，忠君之主義已破，愛國之信條未成，國民不解國家爲何物，大多數皆無「根本信仰」。因而「犧牲精神」無從表現，甚且因無主義之故，行爲失所依據，往往隨意妄爲，至於「殃民誤國」，故諸君今日如欲救國，不可不擇一主義，以爲依歸，服膺之而矢志不移，然後可達救國之目的也。

主義之重要，既如上述。然則今日救中國所需要者，究爲何種主義乎？予敢斷言曰：「惟國家主義，可以救中國」。在未述國家主義之先，請先言與國家主義相對立之「無政府主義」與「共產主義」，而一批評其適合於救國之用否。

(一)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之要義在廢除政府與法律，意謂政府爲治人之機關，有治人與人治之區別，故不公平；法律用以干涉及限制人民之行動，故不自然。乃主張無政府，無法律，蓋謂人類之性善，應自由聯合，自由生產，自由消費，一切行爲，純屬自動，不受外部任何不自然之束縛者也。此種主義，吾人不能笑爲詭誕。彼其理想，固非常高尙，果能達到，亦世界文明之極則也。然欲達到此理想，今日殊非其時。蓋能「絕對自由」而毫不侵害他人，惟聖賢能之。然而，聖賢豈能驟幾乎？孔子可謂聖賢之代表，猶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。又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。不逾矩者，行爲不越乎規矩法律之外之謂也。孔子聖人，猶須修養至於七十，方能從心所欲不逾矩。吾人而欲完全不受法律之干涉，而能自由支配其行爲，使無絲毫之越軌，抑亦難矣！由此觀之，則孔子聖人，當年未七十以前，固猶無資格以參加無政府之社會也。吾輩常人，更何望哉！持無政府論調者，中外皆有其人。如中國老子、莊子、俄國之托爾斯泰、巴枯寧、克魯包特金等是也。老子曰：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」。又曰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」。莊子曰：「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」。凡此種種言論，其所以不能實現者，誠以人類至今仍

不能完全自行支配其行爲，使不絲毫越軌，必有政府，有法律以繩之。也。故無政府主義，今日殊無實行之可能，且中國人民與政府，除納稅外，絕少發生關係，實際上已成變態的無政府。全國猶如一盤散沙，正須加以嚴格的組織，積極的干涉，豈能再倡無治，以自誤耶？無政府主義既不適用，其次請論共產主義。

(一) 共產主義 持共產主義者，主張打破資本主義，打倒資本家。所有國內生產機關，概歸國有，共同生產，共同消費。而其手段則在聯合「無產階級」，舉行「世界革命」，由「勞工專政」以達共產之理想。其與無政府主義相同處，爲兩者均主張打破國界。惟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政府，而共產主義者則主張須有強有力之政府；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棄法律，共產主義者則主張有法律，是其異點耳。欲實行共產主義，必須具備精神的條件，與物質的條件而後可。精神的條件有二：(一) 共產觀念普遍，必全國皆了解共產爲何物，然後可以實行而無阻。(二) 公共道德發達，必人人皆奉公守法，然後分配可得其平。物質的條件亦有二：(甲) 生產機關發達，如工廠，礦山，農林，須盡量開辦，再收歸國有，然後有產可共。(乙) 交通機關發達，如輪船，火車，橋梁，路政，皆須極發達，然後運輸便利，分配迅速。此精神與物質各條件，有一不備，均不足以言共產也。今試問中國共產之觀念普及乎？農工商學各界，大多數人皆不知共產主義爲何物。至言公共道德，則中國今日，即民治所需之道德，猶有未足，豈能更言共產。若謂制度變更之後，道德亦可增進。則試問鐵道國有制度，非共產黨之所企圖乎？而在中國則鐵道國有之結果，乃爲交通系所把持，無異於梁士詒之私有，此豈非道德不發達，不足以行共產之明證耶？再觀物質上之

條件則又如何！中國之新工業，至今日始漸萌芽，農林皆守舊法，全國大規模之工場，僅津漢滬粵等處有之，而且大半屬於外人，何足以言發達。至交通之不利，又爲吾人所深知。精神物質條件無一具備，共產主義之不可行於中國明矣！俄國爲施行共產主義之第一國家，農民始以共產之可以分得田地也，亦欣然贊成列甯政府，繼以列甯政府欲徵收穀物以資分配，農人不解共產之真義，於是大不滿意，先之以反抗，繼之以怠業，政府給以五十畝之田地，農人僅耕三十畝，但求自給而已，由是穀物缺乏，加以天災流行，又遭列強之封鎖，外米無由輸入，糧食大起恐慌，因飢餓而死者有數百萬人之多，皆試驗共產主義之犧牲也。然列甯畢竟不愧爲英雄，彼見共產之失敗也，急提倡國家資本主義，施行新經濟政策，以圖補救，故今日俄國所行，乃一種社會政策而已，非共產主義也。俄國農民智識較中國農民爲高，且經共產黨宣傳數十年之久，猶不免有此結果，以中國農民程度之幼稚，而實行共產，其又安能不蹈俄國之覆轍哉？

說者謂俄國共產雖失敗，然終得一次實驗之機會，中國獨何不可一試之乎？吾應之曰：中國並一試亦不能也。蓋欲試行共產主義，須（一）國防能力充足；（二）國際關係簡單。中國國內四分五裂，南北不能統一，陸軍海軍皆不足與列強一戰。至於國際關係，中國可稱最複雜之國家。國土以內，外人工廠、商店、林立；長江流域，英人之勢力範圍也；山東、福建、東三省，日人之勢力範圍也；雲南、貴州，法人之勢力範圍也。又有外人設立之教堂，外人所辦之學校，彼等在華既有如許極複雜之利害關係，又安能容吾人實行共產，恐今日宣布「共產」，明日即被人

「共管」矣！列強對於中國之種種利益，既不能捨去，其勢必出於干涉。既被人干涉，又不能以武力與人爭，則其勢非亡國不可！若望蘇俄予以援助，則俄國今日與英法等國戰，猶恐力有未逮，安有餘力助我？即謂施行共產以後，與俄國利害相同，彼必出全力相助，然聯一國以敵各國，又安能操勝算？蓋就實力而論，俄之陸軍不足以敵日，海軍不足以敵英美，自保其國則有餘，出而援我則不足，此固顯然之事實也。俄既不能爲中國助，而我又不能獨力以拒列強之干涉，則共產之不能貿然試驗也，明甚。彼俄國之所以能一試者，以其宣傳共產有數十年之久，預備功夫較多，且交通機關發達，國防能力足以自保，國際關係亦極簡單，加以歐戰以還，列強疲憊，既甚，無暇干涉俄國之所爲，內部之條件略具，而外部之情勢無礙，故俄能勉強一試。中國若欲試行，則列強必加以嚴厲之干涉，干涉之來，無力反抗，共產云乎哉，亦徒召共管而已！

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既皆不適於中國之國情，今請進而研究『國家主義』。國家主義者何在？一定領土。以內，其國民團結一致，以內求本國之進步，外禦異族之侵凌者也。國家主義之發生，其原始即爲自衛的，而非侵略的。人類由於利害之關係而聯合，以成羣。荀子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以其能羣也。」其實不獨人類能羣，即動物之較高等者，如猿猴，如蜜蜂，亦皆能羣。蓋有羣然後能生存，能自衛，能發展也。初由小羣合成大羣，合大羣而成部落，後漸擴而爲市府，再擴而成國家。國家者，乃講自衛謀生存，謀發展之較大的團體也。國家主義之主旨，爲團結同居一地之民族，獨立自主，以求生存發展，換言之，國家者，即世界較大的「自治區域」也。國家主義

之發達。決無妨於「世界大同」，猶之「地方自治」之發達，決無妨於「國家統一」。故孔子有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之言，未聞國治而天下亂者也。國家主義之所以有時變成軍國主義者，乃強國的野心家之所爲，且與其民族性亦大有關係，非每個國家皆能如是，不能以此歸罪於原始的國家主義也。且國家主義在法文爲Nationalisme，軍國主義爲Militarisme，帝國主義爲Imperialisme，名詞既各不同，意義亦大有別。軍國主義，以武力爲手段，以侵略爲目的。帝國主義，則或以武力，或以文化，或以經濟，擴張本國勢力於國外，企圖統一世界爲目的。國家主義則爲內求統一，外求獨立，其性質純爲和平的，自衛的，如今日東方之暹羅，西方之瑞士，不能謂非「國家主義」，但無論如何不能目爲「軍國主義」或「帝國主義」，是即國家主義非侵略之明證也。至國家主義有時變成軍國主義，事實上亦誠有之，然此乃其流弊而非本身之罪，猶之強盜利用共產之說以作惡，吾人亦不能歸罪於共產主義本身也。且軍國主義之發生，亦自有其必需之條件：（甲）精神方面之條件，（一）須有主張強權之學說，（二）須有歌頌戰爭之學說。（乙）物質方面之條件：（一）生活必需品缺乏，（二）工業原料品不足。吾人持此以觀西方之德國，便知其確先具備上述條件而後有軍國主義之發生。蓋在精神方面尼采之「超人哲學」主張世界上惟強者有「生存權」，弱者應歸淘汰，實大足以養成軍國主義。此外德國學者「主張強權」，「頌揚戰爭」之書，更屬汗牛充棟。不曰「戰爭者人類進化之源也」，即曰「戰爭者促進文明之利器也」。自有人類，即有戰爭，一日無戰爭，即一日無文明。」尼采之所謂超人，非吾國之所謂聖人，乃指智識超越而孔武有力者。

也。彼主張弱者墮地，應再踐之以足，而不應援之以手。且反對耶蘇之倡博愛，謂爲「奴隸道德」。此種極端的強權學說，在德國已普遍化而成爲國民性。德人咸自命爲「天之驕子」而以「征服弱國」「統一世界」爲德人應負之使命。加以德國土地之肥美，遠遜法意諸國。糧食常感不足，生活必需品缺乏，而工業原料品亦有求於他國，故侵略的軍國主義，乃油然而發生，蓋非偶然也。再觀東方之日本，彼固以德意志爲模範者也。然其所以成爲軍國主義，亦決非出於偶然。蓋其國情固與德相似也。日本發生軍國主義，至少有下列各種原因：（一）本國并無文化，所有一切書籍，不外歌頌其所謂「大和魂」與「武士道」，換言之，即戰爭與強權之崇拜而已。故日本之女子以嫁軍人爲榮，與德國女子之喜嫁大學學生之因決鬪而面帶傷痕者，實爲同一風尚。如此重武之社會，自然易成爲軍國。（二）日本地狹民貧，生活必需品如米，即大感不足，每年仰給於安南台灣與中國，他國苟加以封鎖，則日人勢必餓死。工業必需品如鐵，如煤，如棉，日本皆最缺乏。美國禁止生鐵出口，日人即大起恐慌。中國禁止棉花出口，日本更首先反對。「漢冶萍公司之合辦」，日政府且以武力脅我載諸條約。蓋其物質上之缺乏，實足以促其發生侵略之野心也。（三）日本去封建未遠，在明治維新以前，猶是「封建時代」。德川幕府挾天子以令諸侯，不過等於我國春秋時之齊桓晉文，「封建」之與「戰爭」，本爲不可離者。故日人推翻「封建制度」，立即變成「軍國主義」，此與德國統一各邦之後，軍國主義遂益盛行，完全相似。故日之效德，非偶然也。今試持此條件以檢查我國，是否含有軍國主義之要素？第一在精神方面，是否有主張強權及歌頌戰爭之學說？諸君試翻

通「二十四史」，讀遍「四庫全書」，亦必不能舉出一適於軍國主義之學說，此則予所敢斷言者也。不惟無有，且適相反。中國有名之大文學家如杜甫、李白，無不詛咒戰爭，不惟侵略的戰爭，非所贊成，即防衛的戰爭亦似大不謂然。有名之歷史家如左邱明、司馬遷，皆不以戰爭爲然，極力反對好大喜功，開疆闢地之君主。有名之哲學家如老莊、孔孟、荀墨，無一不「主張和平」，「反對戰爭」。墨子「非攻」尤力。孔孟之思想，支配中國數千年，人皆承認其於國民性有極大之影響。然試考其學說，則孔子「治國」之意，在於「平天下」。又曰「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」。孟子反對戰爭更烈。其言曰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。」又曰：「我能爲君闢土地，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」苟依孟子之學，則日本之東鄉大將、德國之毛奇將軍，以戰功而立銅像，巍然峙立於東京與柏林者，皆孟子之所謂民賊也。孟子又有所謂「順天」與「樂天」之說，其言曰：「以小事大者，順天者也；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」苟依其說，則大國征服小國，小國當甘心屈服；小國侵凌大國，大國亦當欣然承受。此則近於「安那其派」之「無抵抗主義」，未免爲「亡國奴」說法矣！尤奇者，不獨「文學家」「歷史家」「哲學家」如此，主張和平，即有名之「軍事家」如孫子、吳子、尉繚子，亦皆以兵爲不得已而後用之物，非如德日諸國名將之以戰爭爲性命，未脫野蠻之本色者。孫子之言曰：「兵者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」故其用兵以不戰而屈人爲上。吳子之言曰：「昔之圖國家者，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，有四不和：不和於國，不可以出軍；不和於軍，不可以出陣；不和於陣，不可以進戰；不和於戰，不可以決勝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將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」吳子論致勝之源，在先教。

百姓而親萬民，是其意猶以「政治爲本」，「軍事爲末」也。（見吳子圖國篇）尉繚子之言曰：「兵者，凶器也，爭者，逆道也。事必有本，故王者代暴亂，本仁義焉。戰國則以立威，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。」又曰：「凡兵不攻無過之城，不殺無罪之人，夫殺人之父兄，利人之財貨，臣妾人之子女，此皆盜也。故兵者所以誅暴亂，禁不義也。兵之所加者，農不離其田業，賈不離其肆宅，士大夫不離其官府，由其武議在一人，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。」（見尉繚子武議篇）諸君試思如此文明之軍隊，豈今之歐洲各國所能及乎？彼英法聯軍「火燒圓明園」與夫庚子八國聯軍「蹂躪北京城」之事，自尉繚子視之，是亦盜而已矣。夫以「軍事家」之主張，且如此其和平而重理性，又何從而發生野蠻的侵略的軍國主義乎？顧或者以爲中國民族雖好和平，然歷史上亦不乏持侵略主義之皇帝，如秦皇漢武唐太宗皆今之所謂「帝國主義者」也。此亦皮相之論，未嘗熟讀歷史者也。試問秦始皇果足稱爲侵略的帝國主者乎？彼其「平六國」，乃統一中國內部，未嘗侵犯他族也。「築長城」，乃爲防匈奴起見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中國得以長治久安，明明爲防禦的 *Defensif* 而非侵略的 *Offensif* 消極的而非積極的也。諡以「軍國主義者」，豈能符於事實乎？漢武帝之經營西域，其始由匈奴犯邊，中國屢次失利，武帝念其先人高祖爲匈奴困於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僅乃獲免，呂后臨朝時，匈奴遺書侮辱，有「以我所有易汝所無」之語。與夫文帝卑躬屈節以和戎之恥，於是不復能忍，赫然震怒，命將出師，擊退匈奴之後，乃以好奇心理，遣使出探西域，非有利其土傾之心也。然當時士大夫已以「好大喜功」爲帝詬病，武帝不勝輿論之壓迫，重以家庭之變故，卒有輪臺

悔罪之舉，此豈能稱爲澈底的帝國主義者乎？唐太宗之征高麗也，亦爲防其內犯起見。其後失敗而歸，乃立魏徵碑以誌過，其不敢堅持侵略政策也如此。以視拿破崙第一次失敗被逐逃歸後，復南征北伐，大逞其武力主義；第二次失敗後竄於荒島，臨死猶以霸圖未就爲恨，嘗歎彼之所以失敗，由於法蘭西人無多妻觀念所致。意謂彼征埃及，下羅馬，佔柏林，有無數之子女玉帛，而法人不知掠取，轉戀故鄉，因而致敗。換言之，即法蘭西人太文明，不合於拿氏野蠻的侵略的軍國主義之條件也。又如德皇維廉二世，固近世有名之侵略大家也。彼雖失敗而逃於瑞士，猶無絲毫悔過之意。其所著「回錄憶」一書，尙自誇其「割膠州」「佔青島」之功，謂能繼祖志而耀國威。蓋彼固深信尼采之強權哲學，對於侵略他人之事，認爲當然而無所慚也。此豈漢武帝、唐太宗之悔過罪己者所可同日而語哉？是故中國不獨無侵略主義之學說，抑且無實行侵略之人物。猶憶清末科學未停，改八股爲策論時，有某主考出一題目「秦始皇拿破崙論」，其意以爲歐洲有英雄拿破崙，中國亦有英雄秦始皇，可相比也。時有應考之某秀才，併「泰西新史攬要」而未嘗讀過，不解拿破崙爲何人，遂用架空之文筆而作論曰：「秦始皇拿破崙者，言其捉拿破崙也，非始皇之雄，不能拿破崙，而非破崙之愚，亦不能爲始皇所拿也。」一時傳爲笑談。今之論者，以秦始皇爲軍國主義者，其識解高於此秀才者幾何？蓋至多亦不過與主考同一觀念耳。凡此皆未嘗熟讀中外歷史之過也。中國無侵略之學說與人物，既如上述，是則軍國主義之精神的條件已不具備矣。再進而考察物質方面之條件，第一生活必需品是否缺乏？此則不論何人皆知中國物產之豐富，糧食絕對不成問題。他國

惟恐被人之封鎖，中國則惟恐被人強迫開放門戶。以食料而論，雖再閉關五十年，恐亦無不足之憂，更何須向外侵略乎？第二工業原料品是否缺乏？此亦人所共知，不惟本國「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」，且各國尚須仰給於我，又何用須外掠取乎？由是觀之，軍國主義發生之精神的與物質的條件，中國皆不具備，則行和平的自衛的國家主義，又向至遑流爲侵略主義耶？吾人苟承認「遺傳」與「環境」勢力之偉大，則以祖先酷好和平之天性，與今日無須侵略之環境，則敢下一斷語曰：「中國無論如何，不至成爲軍國主義。縱有大野心家如拿破崙維廉二世之流，生於中國，對此和平之民族，亦將徒喚奈何也。」諸君試一細讀中外之歷史，詳考本國之民族性，與夫軍國主義發生之由來，當知予言之確有根據，非同他人之漫爲主張者也。

中國行國家主義既無流爲軍國主義之虞矣。於是又有懷疑者曰：「國家主義既事事以本國之利益爲前提，得毋有陷於孤立之危乎？爲此言者，是又不知國家主義之歷史者也。自來「國家主義」必有「立國方針」。立國方針，約分爲二：（甲）內政方針；（乙）外交方針。所謂外交方針，當然視國際之情形而定。大抵有利於我者，則聯之，無利於我者，則排之。昔意大利之復興也，加富爾運其外交手腕以聯英而排奧。卒達建國之目的，何嘗有孤立之危？德意志之統一也，俾士麥運其外交手腕以聯英而排奧。當其與奧戰時，則虛與法人相周旋，及與法戰時，則又轉與奧國相聯絡。彼亦何嘗陷於孤立？此猶就遠西諸國言之也。

更觀東鄰之日本，彼其維新之初，以排中國爲第一目的，故與我宣戰之時，不惜交歡於各國，及勝華後，又以

排俄爲第一目的，故與俄宣戰之時，不惜結盟於英國。今者中俄皆爲所敗，日人惟一之大敵乃爲北美合衆國，故日人又託言「中日親善」而欲要盟於我矣。外交政策，隨時變遷，運用得法，何愁孤立哉？特不可與「親善主義」混爲一談，致存「依賴他人」之心，而懈本國團結之力耳。或又以爲中國今日爲列強所制，宜聯絡各國「無產階級」與世界「弱小民族」以求解放。此說在理論上，吾人并不反對，惟在事實上，終無大裨，祇可視爲意外之助，而不能過存奢望。試問中日交涉之時，日本無產階級曾否牽制其政府而有助於我國？前年法國進兵佔領德國呂兒之時，法共產黨雖曾表示反對，是否能阻其政府之進兵而有助於德國？又試問美國排斥華工及日本移民者，是否反以無產階級之勞動黨爲最烈？至於弱小民族，除朝鮮與我利害關係較密，彼此聯絡確有益處外，其餘如印度、埃及、方自保之不暇，何能「從井救人」？故此說「雖不妨倡」而「實不可靠」。此則予所敢明告諸君及國人者也。

孤立之疑既釋，於是又有以保守爲慮者。此亦不明國家主義之真義者也。夫國家主義，既以圖本國之生存發展爲目的，則試問立國於二十世紀，豈守舊而能自保乎？不「猛勇精進」以研究西方之科學，豈能圖物質之進步乎？不「改弦更張」，酌採歐美之法制，豈能謀政治之刷新乎？不「振軍經武」，力倣西洋之軍制，豈能期國防之鞏固乎？不甯惟是，即哲學、文學、音樂、圖畫，凡西人之特長，吾人苟不取法，豈能望文化之充實乎？凡此皆國家主義者所時刻留心而未敢以保守爲是者。彼日本人非抱極端之國家主義者乎？何以事事維新而決不守舊，豈

吾人信仰國家主義者，并「三島侏儒」而不若乎？爲此言者，亦未免自視太智而視人太愚矣！惟予尙有爲諸君告者：即國家主義者，雖力求維新進步，而對於本國固有之長處，則應保留而發揮光大之，不能完全捨己以從人，數典而忘祖，致使固有之文明盡喪，轉爲他人精神上之奴隸，永遠不能自拔，此則予所深信不疑而亦國家主義者應有之天職也。

國家主義之真諦，與夫世人之疑點，予既已解釋如上，然則除歷史上之遠例外，其亦有成功之近例可開乎？予敢敬告諸君曰：有「土耳其青年黨之建國史」在。諸君當知年來世界重大問題有二：（一）近東問題；（二）遠東問題。近東問題之中心爲土耳其；遠東問題之焦點在中國。歐人稱土耳其爲「近東病夫」，稱中國爲「遠東病夫」。歐戰之發生，實因解決近東問題而起。歐戰告終，協約國得最後之勝利，嘗召集所謂列強最高會議，而有處分戰敗國之四種條約：（一）處分德國之凡爾塞條約；（二）處分奧國之聖日耳曼條約；（三）處分匈牙利之特立阿龍條約；（四）處分土耳其之塞維條約。前三項條約皆經德奧匈三國代表先後簽字承認，獨第四項條約土耳其絕端反對，聲言再以兵戎相見。英人於是助希臘以略土地。土耳其國民大憤，青年黨乘時崛起，其首領凱末爾，有才略，有勇氣，自領一軍，建新政府於安哥拉，與希臘軍血戰數年之久，卒戰勝希臘，直搗君士坦丁。歐人爲之大駭，復運用其外交政策，以聯俄法美諸國使英國陷於孤立，志不得逞，乃召集洛桑會議與土議和。會議期中，各國不允土耳其之要求，土代表立即退會，宣言再戰。時英美以爭煤油利益衝突，法亦不願英人獨霸近東，俄復助土抗

英，英人無可如何，復召集第二次會議，允土代表之所求，收回君士坦丁，與治外法權，撤退外軍，裁撤客郵，並收回教育權，與其他一切從前所既失之權利。土耳其從此轉敗爲勝，轉弱爲強，獨立自主，何等光榮！諸君試思土耳其之所以能得此光榮，豈非實行國家主義之功効哉？吾國人現正高呼「取銷不平等條約」「收回已失權利」此等主張，欲求實現，并非難事，亦視吾人能否實行國家主義耳。吾國從前與土耳其同爲病夫，國防能力之薄弱，國際關係之複雜，大略相同，然而土耳其經青年黨以國家主義振臂一呼，卒雪其奇恥大辱，不復與吾同病矣！此土耳其青年黨之成功，實予吾人以絕好之模範也。吾人倘能循國家主義之路綫而行，同集合於國家主義旗幟之下，以「內除賊國，外抗強權」爲口號，則一二十年之後，必能洗吾國歷來之奇恥大辱，而躋於世界強國之林。彼時再本其傳統之精神，進而談世界和平，當不難達到目的也。諸君多來自南洋，南洋僑民所受之痛苦，余所目擊而深知。今日國家猶幸未亡，諸君尙能回國就學，若不急起直追，實行國家主義，行見不旋踵間，祖國爲人共管，即回國求學之機會，亦不可得矣！諸君可不勉乎哉！

我們怎樣預備作戰？

（在國立武昌大學講演）

李璜